

早就想为梁老写一些文字,但是因为世俗杂务的干扰,始终未能沉下心来。这次天津师范大学刘卫尘、程伟二位老师的来访,终于彻底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。我愿意把它们记录下来,见证我与梁老之间的忘年情谊,以告慰梁老的在天之灵,也释放自己这颗被思念与歉意困扰已久的心灵。

说起我和梁老的交往,还要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。那时候我们河北师大参加了全国三十多所院校协编的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》项目,承担了其中梁斌和田间两位作家研究资料的编辑任务。这项工作最终落实到了我的头上。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,自然会想方设法把任务完成好。除了查阅资料之外,访问作家便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因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,从没有与大作家打交道的经验,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我与梁老取得了联系。梁老很快就给我回了信,热情地欢迎我去他家做客。

梁老的家在天津黄家花园一栋老式三层小楼内。1981年春季的某天,在二楼的会客室我见到了这位我仰慕已久的老作家。梁老身着一套黑色的家居服,个子不算高,但是面色红润,精神矍铄。他满脸笑容地请我落座,并让阿姨奉上热茶。待我说明来意之后,他便侃侃而谈,很快就沉浸在对我们回忆的回忆之中。说起他童年玩“踢鞋”的游戏,还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给我做现场表演。我被老人不平凡的经历打动,也为老人那朴实而率真的气质所感染。不知不觉中,已经到了午餐时间,老人热情地邀请我与她共进午餐。我虽再三推辞,但梁老不住老人的盛情。想到谈话还远远没有结束,我只得留了下来。

我回起他的家人,老人回答说他们都在忙着各自的工作,因此这顿饭只有我和梁老两人享用。饭后,应我的要求,梁老带我参观了他的工作室。只见在硕大的工作台上摆放着笔架和砚台,还铺着一张未完成的画作。地上的瓷缸里立着多个已经完成的画轴。

在我恳切的请求之下,梁老为我打开了一幅幅他的新作,这便是后来在梁斌画展上展出的作品,我成了它们最早的鉴赏者。梁老告诉我,他很早就有写字作画的爱好的,如今书画更是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望着眼前堆积如山的画作,我再次被老人的才华和勤奋所折服。我请老人午休一会儿再工作,而梁老执意不肯,兴致勃勃地与我交谈了整整一下午。

这次访谈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,回去之后,我便写了一篇访问记,寄给了梁老。没想到,梁老给了很高的评价,并把它推荐给《长江日报》,这便是后来在《长江日报》上刊出的《宝刀未老青春在》一文。其实,这也是我在报刊上发表处女作,由此我深深地感激梁老对我的提携。在编辑《梁斌研究专集》的过程中,梁老多次来信指点,或推荐他首肯的评论文章,或指出我们的疏忽大意之处,直至文稿已经交付出版社之后,

水壶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响,不规则的亮色碎片,在漂浮或旋转。突然就想起了自己做女儿时,在厨房炒菜、做饭,都是随心所欲的样子:一边唱歌,一边洗菜,而妈妈总是夸我饭菜做得好吃。

从女儿变成儿媳,我在厨房做饭,刚刚淘洗过的菠菜,婆婆一定会再重新洗一遍,因为她瞥见我淘的菠菜根里有沙。不出所料,她淘洗后,真的就看见了沉在盆底的一两颗沙粒。她的眼睛果然无处不在,我像被人扇了一个耳光一样,立时面红耳赤。那时她四五十岁的样子,正值壮年。我炒菜放油,她会站在一旁监督。油吃多了,对身体不好,她说。就连我下个饺子,她也唯恐我把饺子煮烂了,站在一旁指指点点……

一年一年,我们在一个锅里吃饭,在一个厂子里上着三班倒的小班。在夏天,我们会一起拆洗被褥,缝被子时,她让我纫针,并嘱咐我纫好后一定不要挽疙瘩,她自己来挽。我感觉莫名其妙,顺手的事,为啥非要再倒手?上班时我问我们组长,组长说纫针就是不能挽疙瘩,一挽疙瘩就怕以后娘俩儿结仇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,在忙忙碌碌中,我也成了奶奶,婆婆当然晋升为老妈。

那一天,我骑车去外边买东西,突然看见婆婆拉个棉拖鞋,在快车道上踉踉独行,身边是疾驰而过的一辆辆汽车。我忙跳下了车,一把拉住了她,妈,您去哪儿?

我去开会。她的回答,一下子把我逗笑了。她退休多年了,还去哪里开会?我赶紧拉着她。此时,嗖的一声,一辆汽车擦身而过,吓得我倒吸一口凉气。我把她带到了人行道上,让她站好了别动。她显得很着急,非要走,说都快迟到了,你让我走吧,我会看路的。仿佛一个听话的孩子。

赶紧给我的小姑子打电话,让她速来。她告诉我她要带妈去看灰指甲的,不是去开会。她来了后,把婆婆给带走了,我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。就连我的小叔子回家,她也以夸张的热情,赶紧把他拉座,着急忙慌地给他找好吃的东西,但在屋里转了一圈儿,手里啥也没有。仿佛自言自语,一遍又一遍地问他吃了吗?穿得冷不冷?刚问过就又重复地问,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。

最为严重的,是在下午会突然想起要做晚饭的事情,竟然把电压力锅放在了燃气灶上烧水,烧坏了电压力锅,多亏家里人及时赶到,不然会出大事。

在阴冷天的傍晚,她站在家属院门口,问院里一个男子,看见她的妈妈没有?把人家问得一愣一愣的。

他催促我们把遗漏的文章火速补寄出版社以免遭遗之憾。1986年5月,这本35万字的《梁斌研究专集》终于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,梁老十分高兴,特意叮嘱我多寄两本书。这本书的编者虽然署的是我们的名字,但也浸透着他老人家的血啊!

梁斌的早期创作,是梁斌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据梁老介绍,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,他就北平开始了文学青年的生涯,曾经在《世界日报》《世界晚报》《大公报》《益世报》等报刊上发表过文章,只是时间久远,再加上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,具体篇目已经记不清了。根据梁老提供的线索,我确定到北京图书馆碰碰运气。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,通过一天一天翻阅当年的报纸,我终于在1933年6月19日的《世界晚报》上,找到了一篇署名为“梁斌”的杂文《从蜂群说到中国社会》,这令我喜出望外,然后乘胜追击,又在《世界晚报》和《世界日报》等报刊上,陆续发现了一些署名为“梁斌”的作品,总共有15篇之多。我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了梁老,梁老立刻回信肯定了我的发现,并且回忆起当初写作《新麦子面纸》等文章的历史背景。他还说,当年在《大公报》上,他还发表过一篇写北海仕女划船的诗,其中有一句是“行不得也哥哥”。根据这一线索,我又二上北京图书馆。

当时为了保护历史资料,这些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报纸,都被拍成了微缩胶卷,查阅资料需在特制的设备上阅读,十分不方便,再加上《大公报》上的文字浩如烟海,要想从中找出“行不得也哥哥”这六个字,简直无异于大海捞针。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,这六个字居然真的让我找到了,而且与梁老的记忆相符。这确实是一篇与北海仕女划船有关的散文诗,题目是《春》,只不过他的作者署的是“雨花”,这就意味着我发现了梁斌一个新的笔名。以此推断,在同一份报刊上,在这篇文章的前后,同一署名的文章也应该出自同一作者,依照这一线索,我又在《大公报》的《小公园副刊》上发现了两篇署名为“雨花”的小说《芒种》和《农村的骚动》。

梁老得知后十分高兴,他感慨地对我说:“过去有许多人曾经向我问起早期创作的情况,但都不了了之了。只有你,切切实实地帮我做了一件好事。”为此,他还特意写了《关于早期的几篇作品》一文,详细地记叙了这件事情。我也把自己的研究心得,写成了一篇论文《打开了〈红旗谱〉的大门——试论梁斌的早期创作》,经他推荐,发表在1985年1月14日《天津日报·文艺评论》版。

从我们相识那天起,梁老就十分关心我的成长和进步,他多次叮嘱我:“你写东西吧,先

后来我带她去医院,找一个神经内科的朋友给她看病,一到医院门口,她看见了“神经内科”几个字,说啥都不肯进。她说,这是看神经病的,我又没有神经病。我挽着她的胳膊和颜悦色地说,妈,这是神经内科,不是看神经病的。经医生检查,婆婆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。医生开了药让她吃,但婆婆的胃不好,公公不让她吃。我们想多带她出去散散心,让她心情保持愉悦,病自然就会好些。

有时一觉醒来,婆婆的小腿肚会抽筋,抽筋时疼得龇牙咧嘴,我就赶紧帮她按摩,给她买香蕉吃,婆婆家的香蕉连绵不断,于是关爱就变成了香蕉里的钾。

婆婆得病之后就不愿出门了,也不愿跟邻居们聊天了。门口的人见她答非所问,也慢慢失去了与她聊天的兴趣。事隔经年,她依然喜欢跟着我下厨房,眼睛依然喜欢盯着我看,但不会再挑毛病了。而我此时感觉到了她的孤独与隐忍。做好饭,我们一起吃,然后陪她说东道西。

我突然想给她找几个聊天的人,陪陪她,让她多说话。首先想起了那个住在电厂一号楼的桂姨,她可以说是婆婆的闺蜜,她们俩是当姑娘时的同事。过去她常骑车来找婆婆说话,最近没咋来,我便去了她家,她的儿媳告诉我,老两口住进了幸福养老院。哦,我拱手告辞。

还想起了和婆婆一起看水泵的那个王姨,她们俩一起下班,一起相约去菜市场买菜,那时说说笑笑,生活充满了阳光。可是人家去外地带孙子了,也没在家。

我又想起了鞋厂的那个哑巴,以前每年正月十五,哑巴都会来看我婆婆的。哑巴是婆婆在鞋厂上班时的徒弟,后来在胜利街口摆了个修鞋摊。哑巴一来,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,因此都学会了比比划划说话。这几年,哑巴不知道咋没来,我跑到胜利街口问了好几个人,他们告知哑巴一家早就搬走了。

哎,靠谁都不如靠自己,我们做儿女的才是她最亲的人,每个人都会老,都有生病的时候,骨肉至亲的陪伴最温暖。

我们院子里也有一个老人患了这种病。几个孩子合伙买了一辆三轮车,替换着带她到处游玩。他们从我婆婆身边过去时,总爱打个招呼,我看见婆婆无比羡慕的表情,眼神跟了那车好远好远。于是,我便跟老人说了,老人毫不犹豫地买了辆三轮车,从此我们家人一起出游,其乐融融。

和老奶坐在三轮车里,重孙子锅巴,会突然想起老奶教她的歌谣:“三轮车,跑得快,里边坐个老太婆,要五毛,给一快,你说奇怪不奇怪?”婆婆迅速回答:“真奇怪”……

陪伴是良医,世间所有的美好,都是良医。

写散文和短篇,写了多改几遍,必要时交给我给你发表。”“趁着年轻,希望你多读一些书,希望你试着写些散文和小说,开始练练笔。”这是父兄般的关爱,也是老一辈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,我牢牢地记在心里。按照当代作家研究资料的统一体例,每本专集前面都要有一份作家小传。我在完成《梁斌小传》之后,感到意犹未尽,觉得搜集到的很多素材都还未派上用场,于是趁热打铁,又写了一篇《梁斌生活与创作年表》。完成之后,我把《小传》与年表一并寄给梁老,请他审阅。没想到,梁老给予了很高

一位清华老教授的指导下,刻苦读书,后来考取了清华研究院,毕业后著书立说,成为大学教授;而他自己则是初师二年级的学历,又上了一年山东剧院,后来钻进北京图书馆,读了一些书,靠自我奋斗拼出来的。看来,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,成才的道路因人而异。梁老特别提醒我:“无论走哪一条路,希望你不能自暴自弃。”“你还年轻,要一努力下去,是有希望的。”正在这时,传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青年教师助教进修班的好消息,真是及时雨啊!经过努力争取,领导终于批准我脱产进修。当我把这一消息写信告诉梁老时,他也为我高兴,并且勉励我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:“努力学习,一年之中可望有长足的进步。”后来的事实证明,我没有辜负梁老的期望,这一年的学业与创作获得了双丰收。

早在1984年,梁老就来信说:“评传还没有人写……我希望你们能做一做这个工作。”但是鉴于我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,所以迟迟没有应承下来。经过这一段时间材料的积累和写作实践的锻炼,我感到写作评传的天机渐渐成熟了。于是就写信向梁老报告了自己的想法和初步的构思,很快得到了梁老的首肯,他提醒我:“下笔之前请你看一下《马克思传》,可以引起你的一些创作欲。”而且建议我,“一边写着,一边来谈几次,我可以把一些细节谈给你。”于是,在1985年暑期,我第二次叩开了梁老家的大门。这次我已经全然没有了第一次那种拘谨与生疏的感觉,就像老朋友相见,言谈甚欢。谈完正题之后,我直截了当地向梁老索字作画,梁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,当场挥毫疾书,不一会儿,一首王勃的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就展现在我面前:

城阙辅三秦,烽烟望五津。
与君离别意,同是宦游人。
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
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。

我的心头不禁一热,我明白梁老题赠这首诗的用意,全在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两句,他是完全把我当成了“知己”呀,我绝对不能辜负梁老的信任!接着,他又给我画了一幅他最拿手的荷花,题为《仲夏夜之梦》。此时此刻,我们二人共同的梦想是什么?不就是早日完成评传吗!我知道梁老是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,来激励我的自信心,提升我的创作渴望。

不久,中科院举办的“助教进修班”开课了。进修班采取的是讲座式教学,每天上午搞各种讲座,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则由自己支配。学员们除了聆听讲座之外,也都有自己的学习和写作计划。和我同宿舍的是曲阜师范大学的周海波老师,比我岁数小一些,但是文思敏捷,心眼活泛。我们之间无话不谈,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。我邀请他

尽管她走了很多年了,但他一想起她,心里还是苦苦的。

那年,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天津,她从科尔沁大草原深处的一个小村子来到天津打工。那时,他22岁,她18岁。他在一家驻津央企工作,她在一家电子工厂上班。两家企业接着不远,他们上下班时间也差不多。当时全国还没有实行双休日,一个周日的晚上,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超市里,他和她相遇了。她当时在买一些生活用品,“一共19元5角。”售货员高声说道,她掏出一个印有卡通图案的塑料钱包,从里边拿出一张面值10元和一张5元的人民币递给售货员,然后继续找剩下的零钱,小小的钱包翻了个遍,她突然脸红了,小声地和售货员说:“那洗发水香皂,我能不能不要了,我的钱不够。”他在后边排队结账,明显看到售货员有些不耐烦,并流露出一不屑的表情。他犹豫一下,飞快地拿出一张5元面值的人民币递给售货员:“我们是同事,我这里有。”她回过头来,表情有些尴尬,他微笑着点点头。他们一起走出超市,她的脸依然是红红的。

“谢谢你,你也在我们工厂工作吗?”她眼睛直直地看着他。他用手指了指对面绿树掩映的那个大院:“我在那里工作,咱们是邻居啊。”她小心翼翼地说了:“下周发工资,我一定把钱还给你。”他随口说了一句:“没关系的。”她的目光追随着他进了那个大大的院子。

又是一个周末的下班时间,天已经黑了下来。他处理完手头的工作走出大门,右拐径直向宿舍楼走去。“你下班了?”他循着声音回头一看,身着白色运动服、梳着马尾辫的她,就站在单位大门的左边。“我是来还你钱的。”望着眼前这个纯朴的女孩子,他怔了一下:“你还没吃饭吧,咱们一起去吃饭。”他打破了僵局。事后,他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,她高中刚刚毕业,家庭条件不好,父亲几年前就去世了,家里还有两个上初中的弟弟,母亲一个人独自承担着养家糊口的家务和农活,她不忍心母亲一个人操劳,就出来打工挣钱作为家里的贴补。

她所在的那个电子工厂,实行的是计件工资,她非常努力地工作,尽可能多干些活,多挣一点,一个月下来,她能挣到120元左右,她把100元汇给家里,自己留一个零头,买一些必需的日用品和便宜的衣服。她比同龄的女孩子懂事很多,也成熟很多。

他和她恋爱了,他们在下班的夜晚一起看月亮,周末一起坐在园区的小河边畅想未来,他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。有她在身边,他感到整个世界都是幸福的,生活的琐碎都是甜的。有她在身边,她把当他当成了自己的全部。他加班,她在他们租住的小房子里,做好他爱吃的饭菜等他,无论多晚,她都会为他一直

一位清华老教授的指导下,刻苦读书,后来考取了清华研究院,毕业后著书立说,成为大学教授;而他自己则是初师二年级的学历,又上了一年山东剧院,后来钻进北京图书馆,读了一些书,靠自我奋斗拼出来的。看来,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,成才的道路因人而异。梁老特别提醒我:“无论走哪一条路,希望你不能自暴自弃。”“你还年轻,要一努力下去,是有希望的。”正在这时,传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青年教师助教进修班的好消息,真是及时雨啊!经过努力争取,领导终于批准我脱产进修。当我把这一消息写信告诉梁老时,他也为我高兴,并且勉励我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:“努力学习,一年之中可望有长足的进步。”后来的事实证明,我没有辜负梁老的期望,这一年的学业与创作获得了双丰收。

早在1984年,梁老就来信说:“评传还没有人写……我希望你们能做一做这个工作。”但是鉴于我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,所以迟迟没有应承下来。经过这一段时间材料的积累和写作实践的锻炼,我感到写作评传的天机渐渐成熟了。于是就写信向梁老报告了自己的想法和初步的构思,很快得到了梁老的首肯,他提醒我:“下笔之前请你看一下《马克思传》,可以引起你的一些创作欲。”而且建议我,“一边写着,一边来谈几次,我可以把一些细节谈给你。”于是,在1985年暑期,我第二次叩开了梁老家的大门。这次我已经全然没有了第一次那种拘谨与生疏的感觉,就像老朋友相见,言谈甚欢。谈完正题之后,我直截了当地向梁老索字作画,梁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,当场挥毫疾书,不一会儿,一首王勃的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就展现在我面前:

城阙辅三秦,烽烟望五津。
与君离别意,同是宦游人。
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
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。

我的心头不禁一热,我明白梁老题赠这首诗的用意,全在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两句,他是完全把我当成了“知己”呀,我绝对不能辜负梁老的信任!接着,他又给我画了一幅他最拿手的荷花,题为《仲夏夜之梦》。此时此刻,我们二人共同的梦想是什么?不就是早日完成评传吗!我知道梁老是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,来激励我的自信心,提升我的创作渴望。

不久,中科院举办的“助教进修班”开课了。进修班采取的是讲座式教学,每天上午搞各种讲座,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则由自己支配。学员们除了聆听讲座之外,也都有自己的学习和写作计划。和我同宿舍的是曲阜师范大学的周海波老师,比我岁数小一些,但是文思敏捷,心眼活泛。我们之间无话不谈,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。我邀请他

亮着那盏散发着温暖的小灯。她加班,他会一直在她工厂门口等她,无论下雨,还是飘雪,他都把呵护和平安带给她。

不知不觉中,四年过去了。不知从哪一天开始,本来每天笑个不停的她变得沉静下来,他忙于新接手的计件工作,也没有在意,只是认为她长大了、稳重了。

1996年的春节快到了,她说想回家看看母亲和弟弟。腊月二十六那天,他送她去火车站,站台上,他拥着她单薄的身躯,舍不得放开。列车开了,她向他用力挥着手,眼里已满是泪水。

转眼,元宵节过完了,返程上班的人们都

找她,去找那个梦中无数次呼唤的女孩子。他只知道她的家是科尔沁草原的一个县,具体是哪个乡镇、哪个村,不得而知。

他坐火车到汽车,来到了县城,他到了县公安局,告诉人家查一个人的地址,工作人员根本不同意给查,他拿出他和她的合影照片,把细节和人家一一详述,当他把她的名字告诉工作人员时,在场的工作人员和前来公安局办事的人们都愣住了,纷纷投来敬佩的目光。那时,他还不知道作为科尔沁草原的女儿,她已根植于人们心中。

他按照提供的地址,来到了距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那个村子,他见到了她的母亲,看到他来,她的母亲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,她从一个精致的盒子里,拿出一封封叠成心形的信……

她爱他,也爱着她的家乡。两年的打工,她明白了知识的重要。她的家乡太偏僻,交通也非常不方便。村子里就一所学校,学校里就一名老师。条件太艰苦,老师来了又走,就是留不下来。没有老师,没有良好的教育,孩子们就无法走出大山,家乡就无法改变贫穷。她虽然是高中毕业,但她愿意做一名乡村民办教师,用知识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。她原本想,村里学校那老师调到城里了,她留下来当上三五年老师,等家乡条件好些了,有老师愿意来,她就再回到他的身边。做出这个决定时,她的心里也是各种矛盾、各种对他的不舍。

也就是那年,她默默辞去了大城市那份工作,离开了自己爱的人,回到了家乡,开始了充满艰辛的农村民办老师之路。她热爱孩子,热爱教育,她也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他,每个周末,她都会给他写上一封信,写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光,写这里的一草一木,写难忘的曾经点点滴滴……但一封信都没有寄出去,一是邮局送信的十天半月才能来一趟,二是他已经是单位的骨干,她不想让他分心。她把每一封信都叠成那个形状,仔仔细细地放在他曾经送给她的三个盒子里,周一封,她用一封封信寄托对他的眷恋和思念,用一封封信计算着他们的重逢时刻,她想着等写到200封、300封时,孩子们有出息了,家乡富裕了,她就完成小心愿,就能见到他了。

几年里,她和孩子们一起成长,孩子们把她当成了知心姐姐,她用爱燃起了孩子们的未来和希望,先后有三个年级的二十多个孩子到了县城上学。

欣喜之余,她想再坚持坚持,等小年级的十几个孩子再大点,等村前那条路通车了,新的老师来了,她就可以离开孩子们去找他了。然而,在一次大雨过后的泥石流中,为了抢救一个没有跑出教室的孩子,她逆流而行,将爱、将美好的年华,定格在了那个无悔的瞬间。

放下行囊,他成了那所学校唯一的老师。

忘年之交深几许 雪泥鸿爪诉根由

——我和梁斌先生的书信往来

唐文斌



梁斌先生诞辰110周年 (1914.4—2024.4)



梁斌先生诞辰110周年
(1914.4—2024.4)

陪伴是良医

马万里



陪伴是良医,世间所有的美好,都是良医。